

小妹妹

THE LITTLE SISTER

—— 美丽的姑娘，永远大江南北都记得 ——

非外借

小妹妹

The Little Sister

(美)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

巴扬 译

THE LITTLE SISTER
by RAYMOND CHANDLER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© 2018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妹妹 / (美) 雷蒙德·钱德勒著; 巴扬译. —2 版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8.6

(雷蒙德·钱德勒典藏版全集)

ISBN 978-7-5133-2984-2

I. ①小… II. ①雷… ②巴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0223 号



小妹妹

(美)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; 巴扬 译

责任编辑: 王 怡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马汝军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10.875

字 数: 142千字

版 次: 2018年6月第二版 2018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2984-2

定 价: 398.00元 (全十册)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——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

午夜文库

雷蒙德·钱德勒 作品年表

1935~1941	《雨中杀手》(短篇集)
1939	《长眠不醒》
1940	《再见，吾爱》
1942	《高窗》
1943	《湖底女人》
1949	《小妹妹》
1950	《简单的谋杀艺术》(短篇集)
1950	《找麻烦是我的职业》(短篇集)
1953	《漫长的告别》
1958	《重播》



雷蒙德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 (1888—1959)

关于钱德勒

阿城

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。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，便知道我在说什么。

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，有个道德约定，或说是默契，即不可泄露天机。天机泄露，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。天机，也就是答案，是肉身的诱惑，是智力的挑战，是阅读的张力。

不过天机一旦精彩，下一个天机，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。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。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，即读其文即可，作者怎样，无足论。以作者论其文，或作者论，为昨日旧套。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。这是有意的忽略，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，或不如说，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，有洁癖。

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，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，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，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。因此

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，亦无不可，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。我前面的天机说，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。

雷蒙德·钱德勒 (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)，1888 年 7 月 23 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，1959 年 3 月 26 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 (La Jolla) 的斯克瑞普斯诊所 (Scripps Clinics)，死因是酗酒及肺炎。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·格林 (Helga Greene) 与他的秘书琼·弗莱卡丝 (Jean Fracasse) 兴讼争夺他的遗产，据《钱德勒论文集》的作者弗兰克·麦克桑恩 (Frank MacSchane) 指出，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，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 (Mount Hope Cemetery)。

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，唯酗酒，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，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。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，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，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。

1900 年秋天，12 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 (Dulwich College)。五年之后，去巴黎学法语。再一年后，去德国学语言。隔年春天回到英国，入英国籍，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，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。这是 1907 年的事，隔年冬天，钱德勒 20 岁，他的第一篇诗作 *The Unknown Love* 发表。

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，家人震惊。此后两年内，钱德勒试过新闻业，发表过评介，均不成功。

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，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。1912 年，钱德勒返回美国，最后在洛杉矶落脚，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。省吃俭用的日子里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。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，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。

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，听音乐、朗诵诗，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 (Julian Pascal) 夫妇。

帕斯卡的妻子西西 (Cissy Pascal) “性感、世故、机智、自信，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”。西西当过模特儿，好裸身做家事，虽然自称大钱德勒 8 岁，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因英国国籍，钱德勒 1917 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，抵达英国利物浦，加入皇家空军，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。钱德勒后来写道，不用值班时，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。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，因世界大战而酗酒。

1918 年停战之后，钱德勒重返洛杉矶。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。钱德勒的母亲 1913 年从英国回到美国，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，结果，他们在 1924 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，又结果，36 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 8 岁，而是 18 岁。

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 (Signal Hill) 的德布利石油财团 (Debney Oil Syndicate) 的副总裁，但因酗酒、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。

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 (pulp fiction)。1933 年，第一个短篇《勒索者不开枪》 (*Blackmailers Don't Shoot*) 被《黑面具》 (*Black Mask*) 杂志发表。

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，说他想要寻找“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，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，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。”

他做到了。1939 年，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《长眠不醒》 (*The Big Sleep*) 出版，大卖。加缪、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。

这之后，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。到他去世，留有七部长篇。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，侦探马洛 (Philip Marlowe)。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，是案件引人，侦探则是超人，例如福尔摩斯，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，突出的是性格，案件，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。这种硬汉，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。去年，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《漫长的告别》

(*The Long Goodbye*)。《漫长的告别》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·坡奖。村上版《漫长的告别》首印数为10万册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“钱德勒读书节”，村上在后记中将《漫长的告别》定义为“准经典小说”，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。

钱德勒的侦探小说，读者（包括我）会一再阅读它们，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。

小说成功后，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，与比利·怀尔德(Billy Wilder)一起将詹姆斯·凯恩(James M. Cain)的小说《双重赔偿》(*Double Indemnity*)剧本化(1944年)；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《蓝色大丽花》(*The Blue Dahlia*, 1946)。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《火车怪客》剧本，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。

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，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，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，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，例如黑色电影(Film Noir)。在欧洲，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，比如戈达尔(Jean-Luc Godard)的《断了气》(*Breathless*, 1959)和特吕弗(Francois Truffaut)的《刺杀钢琴师》(*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*, 1960)。

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，1954年，钱德勒正在写《漫长的告别》(*The Long Goodbye*, 1954年爱伦·坡奖最佳长篇小说)，西西久病后去世，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。1955年，钱德勒试图自杀。最终，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，上个世纪，1959年，钱德勒逝世。

1955年，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《美国文库》中，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，似只有钱德勒。

1995年，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，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、最佳侦探。结果雷蒙德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·马洛拿下双料冠军。

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。

1

在那扇鹅卵石花纹的玻璃门嵌板上，写着几个斑驳脱落的黑字：菲利普·马洛——侦探事务所。这扇看上去寒碜得要命的门，伫立在一条同样寒碜得要命的走廊尽头，只有在那个还会把全瓷砖浴室大言不惭地奉为文明圭臬的年代，这座建筑才兴许有机会获个“簇新”的美誉。这扇门被上了锁，但它隔壁，那扇写着相同字迹的门还没锁。所以您就请进吧——除了我和一只大绿头苍蝇，这儿再没别人。不过，假如你是来自堪萨斯州的曼哈顿——不好意思，那您还是别进来了。

这是个天朗气清的夏日清晨，就如加州早春时节大雾未起那会儿的天气一样。雨已经停了，群山依然一片碧绿青翠，从好莱坞山丘的谷地里，你可以看到高山上卧着晶莹的白雪。皮货店正在为他们的年度促销做着大力宣传，以专推十六岁处女闻名的妓院里生意红火兴旺。而在比弗利山庄，一树树的蓝花楹也已准备含苞怒放。

我已经盯了那只大绿头苍蝇快五分钟，耐心地等待它

落下来。但它不愿意落下，它只想扑扇着翅膀翩翩起舞，高歌一段歌剧《丑角》的开场。我手中的苍蝇拍就停在半空，随时准备拍过去。明亮的阳光在书桌一角烙上了一小块光斑，我知道那是它迟早要落下的地方。可当它终于落下的时候，我竟然没在第一时间注意到。嗡嗡声消失了，它现在就落在那里。恰恰在这时，电话忽然响了。

我用左手慢慢地、很有耐性地，一英寸一英寸地去够电话。我小心地慢慢提起话筒，轻声细语地对它说：“请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”

我把话筒轻轻搁在棕色的便条簿上面。苍蝇仍停在那里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蓝绿色的光，看上去罪恶深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用力地拍了下去。于是它的残躯就飞过房间，在半空划出一道弧线，然后掉落在地毯上。我走过去，捏起它尚属完好的那只翅膀，把它扔进了垃圾桶。

“感谢久等。”我对话筒说。

“请问是侦探马洛先生吗？”电话那边的声音非常细小、急促，带着小姑娘的腔调。我回答说正是。

“你的服务怎么收费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“那看您想要什么样的服务？”

电话里的声音更尖细了一些：“我不能在电话里和你详细说这些。这是——这是非常机密的。我得先了解一下，免得去你的办公室白白浪费时间——”

“一天四十块，外加其他开支。一次性付一笔钱也可

以。”

“这太多了，”那个细小的声音说道，“哎呀，大概要花上百美元，但我的薪水很微薄，并且——”

“现在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啊，我在一家杂货店，就在你办公大楼的隔壁。”

“你本来可以省一笔电话费的，乘电梯上来可不收费哦。”

“你——你说什么？”

我把话又重复了一遍。“不妨上来找我一趟，我们当面谈谈，”我补充说，“如果正好帮得上忙，我可以给你出个好主意。”

“但我必须得先了解你才行。”小嗓门非常坚定地说，“这是一件很敏感的事，涉及个人隐私，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和别人讲。”

“如果真有那么敏感，”我接口说，“那你或许该找个女侦探。”

“老天，我都不知道世上还有女侦探。”对方停顿了一下，“但我不觉得女侦探就能办好这事。你也知道，马洛先生，奥林住的地方鱼龙混杂。至少我认为很复杂。房东是个很讨厌的人，闻上去满身酒气。你喝酒吗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“这个，既然你都提到了——”

“我可不愿意雇一个和酒精沾上任何关系的侦探。其

实我连抽烟都不赞成。”

“那我剥个橘子行吗？”

我听到尖利的吸气声从电话那头远远传来。“你至少说话时应有点绅士风度。”她说道。

“那你最好去大学俱乐部里试试。”我告诉她，“听说那儿还幸存着几个绅士，但我不敢肯定他们会听凭你指手画脚。”我挂断了电话。

这一步其实走得很对，可惜没做得更彻底些。我就应该锁上房门，赶紧藏到桌子底下去。

2

过了五分钟，我用作接待室的那半边办公室的门铃响了。接着我听到门关上的声音，随后便悄无声息了。那扇隔开我的办公室和接待室的门现在半敞着。我凝神倾听，断定是有人找错了办公室，所以没进来便走开了。但随后又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，接下来是故弄玄虚的咳嗽声。我把脚从桌子上放下去，起身朝外面看去。她就在那里。都不用开口说话我就知道她是谁。没人比她看上去更像麦克白夫人了——她的身材瘦小匀称，一头整洁柔顺的棕发，看上去异常拘谨小心的样子，还戴着一副无框眼镜。她身穿一件定做的棕色衣服，肩上背着一个模样非常蠢笨的方形包，让人不禁联想到急于去救治伤员的修女。她柔顺的棕色头发上戴着一顶不相称的大帽子，很像是小孩子从妈妈那里拿来的。她素面朝天，没有化妆，没涂口红，没戴珠宝。那副无框眼镜让她看上去就像个图书管理员。

“就没见过像你这样讲电话的人。”她尖声说，“你真该为自己感到害臊。”

“我的自尊心非常强，可没法表现出害臊的样子。”我回答说，“请进来吧。”我为她开了门，又替她拉过一把椅子。

她坐在了靠椅子边两英尺的位置上。“如果我用你这样的方式同朱格史密斯医生的病人讲话，”她说，“我早就被炒鱿鱼了。他对我和病人说话的态度特别挑剔——就算是对付最难缠的那些，我也得恭恭敬敬的。”

“那老兄最近怎么样？自打我上次从车库房顶摔下来后，我就再没见过他。”

她看上去很惊讶，神情也颇为严肃。“哦，你不可能认识朱格史密斯医生。”

她那稍显贫血的舌尖现在从上下嘴唇间伸出来，仿佛在偷偷找寻着什么，但又什么都没找到。“我认识一位叫乔治·朱格史密斯的医生。”我说，“他住在圣罗莎^①。”

“哦不，我说的这位是阿尔弗雷德·朱格史密斯医生，住在曼哈顿。堪萨斯州的曼哈顿，你知道，不是纽约的曼哈顿。”

“那他们一定不是同一位朱格史密斯医生了。”我说，“另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还不确定是不是要告诉你。”

“所以你只是来我这儿浏览橱窗，只看不买喽？”

^①圣罗莎（Santa Rosa）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。